

山歌唱来木棉开

林月桃

一条竹子哩直溜溜
又好晒衫又好收
又好钉薯蓉白米
又好撑船响下惠州
……

江面上,水流缓缓。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把在河汉撑艇用的竹篙放一边,用桨划着“阿艚艇”,吱吱呀呀地前行,唱着儿时父亲教的山歌。

这渔家姑娘姓江,名红蕾。年二十,因常年划艇,身段结实丰润,曲线分明。脸上的红晕与天边彩霞相辉映。一年多前,即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东江自此沦陷。鬼子的汽艇在航道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红蕾父亲赖以生存的渔船,就被那钢铁怪兽撞得粉碎,人和船板一起沉入了江底,她和母亲因走亲戚上了岸,才逃过一劫。正当天塌地陷之际,东江纵队第三支队的战士出现在江两岸。为报血海深仇,母女俩双双加入了支队。母亲进了炊事班。红蕾生得伶俐水秀,山歌渔歌唱得好,进了宣传队,在文化教员的指导下,边识字,边学抗日救亡歌曲。后来她转入侦察排,与战友或扮富商眷侣,或扮豪门父女,穿梭于两岸市镇打探敌情。这次,是被队长将去,去执行一项重任。

父亲在世时,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在江流平缓处,撒一个大网,拉起一篓篓活蹦乱跳的鲜鱼。然后唱着山歌渔歌回家。红蕾学着父亲当年的样子,尤其把年轻女子特有的清亮和韧劲揉进调子,望着一个小河涌口的方向,手上用力,嘴里用劲,继续清唱着:
一条竹子哩直溜溜

鬼子来了佬不踣
竹竿挽上了渔钩子
不钓鬼鱼佬不收
……

嗡嗡的引擎声由远及近传来。鬼子在汽艇上乱叫:“花姑娘,花姑娘的干活……”

红蕾心中一紧,鬼子的汽艇是直冲她而来的。逆水划船,即使没精疲力尽,速度也快不起来。前面不远处就是小河涌口。任务要求,必须把汽艇引入死水潭附近的渔网阵中。若此刻转入小河涌,固然能安全脱身,但这次精心布置的伏击就全落了空。血仇未报,岂能退缩!她暗自咬牙,父亲沉在江底的尸骨,母亲的泪眼,以及战友们焦急的等待都在催促着她,不能功亏一篑。汽艇上的鬼子见她慢了下来,忽然狐疑了起来:“这个,花姑娘,狡猾狡猾的……”接着也把汽艇速度调慢了几分。

战机稍纵即逝!红蕾心中一横,猛地改变方向,不再前行,干脆把“阿艚艇”奋力划向靠涌口一侧的死水潭。于是将船桨重重一拍水面,对着汽艇方向,再度引颈高歌:
一条竹子哩直溜溜
鬼子来了佬不踣
竹竿套上渔叉子
又死鬼子报父仇
……

汽艇上的鬼子见小艇非但不逃,反而那花姑娘还敢唱歌挑衅,气得哇哇怪叫:“八格呀噜!死啦死啦的!”汽艇猛地轰鸣起来,引擎像一头发疯的怪兽嘶吼着,劈开水浪,扑向死水潭。

红蕾的“阿艚艇”荡进了死水潭。

鬼子的汽船也很快追

了上来。

红蕾眼见汽艇中计冲入预设水域,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任务完成了。于是马上抄起桨,奋力划向旁边的小河涌。“砰!砰砰!”

子弹带着尖啸声飞来!红衣虽是信号,却也成了靶心。一阵灼痛贯透全身,鲜艳的衣衫瞬间洇开了更深、更浓的朱红色。“阿艚艇”本就荡着,巨大的冲击力让红蕾身子一晃,栽入了水中。冰凉的江水紧裹全身的刹那,一声带着恨、带着巨痛、更带着快意的呼喊回荡在水面上:“老豆,女儿给你拉来垫背的了!”随即涌口也翻起了一团硕大的红色水花,像极了一朵正在绽放的木棉,旋动着出了潭,漂进了江心,慢慢扩大,向下游淌去。

几乎与此同时,鬼子的汽艇在潭面上也剧烈抖动起来,并不停地打着转,发出刺耳的突突声——艇底的螺旋桨昨夜被支队工兵借着芒帐掩护悄悄布下的层层粗砺巨网死死缠住了。哪——嘟嘟——!

涌口两岸杂竹林里,东纵支队预设的瞭望哨吹响了螺号。四艘小快艇如同离弦的箭,从小河涌里冲了出来。艇上的手提机枪喷出复仇的火舌,把汽艇上因绝望准备跳水的鬼子一个个摞倒。接着,多枚手榴弹划着弧线,准确地砸上动弹不得的汽艇舱内。轰隆、轰隆、轰隆……

猛烈的爆炸声震得水面跳动,汽艇上燃起了冲天大火,木头与钢铁的碎片飞溅。不一会,远处又传来了汽艇引擎声,鬼子的救援艇赶过来了。大火映红

了渐暗的天色,鬼子的救援艇不敢靠近,胡乱放了几枪,眼睁睁看着这艘着火的水棺材在几声更沉闷的爆炸声后,最终咕咚咕咚地沉入他们曾经肆虐的东江。

岸上百姓奔走相告,并且不顾流弹危险,涌到了江边。怒吼与欢呼声压过江上的余烬和晚空的噼啪声,还有那救援汽艇的引擎声。

鬼子的救援汽艇忌惮黑暗中无处不在的危险,终究掉头,灰溜溜遁入浓浓的暮色。后来,当地老一辈的人常念叨着一件奇事。说第二年春天,就在红蕾落水的涌口岸上,石缝里长出一株倔强的木棉苗。几年过后,小苗长成了大树,铁干巨冠,高耸入云。每逢春天,开出的红花又大又鲜艳,灼眼极了,比别处的都要醒目。到了新世纪,百姓的念叨竟变成了政府的行动。在这岸边新栽上好多好多的木棉,建起了雄伟的纪念碑,立了一个头上戴着木棉花的女英雄塑像,并盖了纪念馆,让涌口成为后代铭记历史的红色教育基地。

另有一桩奇事口口相传。“涌口之战”后,这片开阔江面两岸的住户,每到夜深人静,尤其江风清朗、月明星晖的时候,总能隐约听到水上飘来几句少女的歌声。调子悠扬带着一丝飒爽,像是当年那支改了词的山歌。年复一年,据说歌声从未断绝。到了每年九月三日那一晚,唱得格外真切,字字句句,响在耳畔,落在未眠人的心头。

江水滔滔,鲜红的木棉花儿竞相开放……



品读《热土丹枫》

曾玉仿

春回大地,茶花正红。在温暖的阳光下,品读姚志强五易其稿而成的国画力作《热土丹枫》,确实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这是一幅六尺整纸作品,以横幅构图,展现九连山脉的秀美壮丽,整个画面显得宽阔壮观,很有气势。

作者以平远法构图,将九连山连绵起伏的山峰次第展开,布局工整,章法严谨。仰视,山势雄伟;远眺,开阔悠远;平视,则由前窥后,层次幽深。

前景以浓密的树丛作为衬托,画上炒櫟、毛竹、枫树、五指毛桃等当地植物,近处溪水环绕,山脚下的小车、小桥、农舍、村庄、田园,依稀可见;山坳上,流泉飞瀑,一泻而下,气势磅礴。山巅远处,作为点缀。且留白得当,云雾、霞晖,浑然天成,天空辽阔。

线条勾勒清晰,墨色变化丰富。山势土石皴法柔和,贴切地表现出粤北九连群山的质感,整体效果呈现出淡雅清新,暮色苍茫的画面,实是一幅难得的反映九连山风光的水墨画卷。

画中的主题是“热土丹枫”,它围绕当年东江纵队第三支队挺进九连山后,辗转在和平县热水镇野猪窝、藤子坑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时留下的足迹旧址,在尺幅之间,把读者的目光带进了人文历史厚重、充满传奇故事色彩的九连山昔日烽火岁月。

画幅正中位置,在半山的山坳上,是当年的东三支队临时司令部遗址;在其左侧山坳上,是东三支司令部的哨所遗址;而在右侧的山坳上,是当年东三支粮食转运站旧址——藤子坑廖家小院。这几处景点成为此画的点睛之处。整幅画中由近及远的山峰、林梢,涂抹上一层淡淡的橘黄色红晕,配上隐隐约约、斑斑点点的红枫点染,凸显了九连山区人民在这片热土地上的赤诚丹心。

在此画创作过程中,姚志强为了更加生动刻画、贴切反映九连山的真实面貌,领略九连山的

弹奏《春江花月夜》感怀

黄祖柏

经典曲由永流芳,
《夕阳箫鼓》韵悠长。
十段华章天籁响,
每临雅座众称扬。
两徒竞艺弹此曲,
分摘金银誉满堂。
作协诗社迎春会,
邀我登台奏春江。
挥弦长轮托皓月,
欢声四起掌声扬。
曲终谢幕情难尽,
诗社颂章誉彩光。
同奏春江花月夜,
视频抖火韵传扬。
箏师吴敏承吾艺,
倾囊相授续华章。

注:吾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抚此曲至今,已逾六十余载,门下弟子多凭《春江花月夜》参赛斩获金银奖项,至今仍有后学慕名研习,弦歌不绝。

清明

曾建瑛

坟山寂静。此时多了人间烟火
坟前飘起了一片片的纸灰
像一群迟归的白蝶
袅袅,通往另一个世界

有人弯腰,把酒
洒在长满绿意的土里

平畴的水田三月
正被另一群人翻开
用一双老粗的手书写
活着的碑文

墓前的香烛
脚下的泥水
在同一天里蒸腾
他们各自躬身
一个向过往,一个向将来
致敬

跑步之乐

刘自力

我的生活很简单,也没其他更多的爱好,“八小时”之外,陪伴我最多的是阅读和跑步,尤其是跑步,方法简单,易于操作,也不需要借助其他器械和工具,可随时随地跺脚便跑,3公里、5公里、10公里甚至半马,记忆中,已跑过三次全马。尤其是跑步结束后大汗淋漓,带来一种无以言状的爽,可谓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我总是自嘲——“因为乐在其中,所以乐此不疲”。

屈指算算,我的跑龄已有30多年。记得上初中、高中时,我的体质一直很弱,对跑步也没什么概念,尤其是对体育课,更是表现出一种“恐惧”和“抗拒”,跟很多不喜欢运动的同学一样,我总喜欢体育课时下雨或老师安排自习。

与跑步结缘始于参军入伍。1992年冬,经过严格的体检、政审等程序后,我正式踏入直线加方块军旅之路,火热的军营生活,其紧张程度及训练强度可想而知,从普通百姓到合格军人的转变,是漫长且艰辛的过程,而对于体质较弱的我而言,短板及弱项便暴露无遗,记得新兵连训练的第一周初跑时,1公里我只能勉强跑下来,面对繁重的训练任务及自己体能的严重不匹配,掉队的窘态时刻困扰自己,那时的我,可谓压力山大,我也觉得这是我人生至暗时刻。

跑步是军人的“基本功”和“必修课”。班长发现我的体能跟不上后,不断给我“开小灶”。我也坚信,只有加倍训练,付出更多,才能赶上战友的步伐,我时常以“穿上了军装,就决不能掉队”作为自勉。其间,我暗下决心,战友们休息了,我依然在坚持偷偷练体能,双休日也没落下。“功夫不负苦心人”,通过循

序渐进的训练,我的体能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通过新兵连三个月的“魔鬼”式的强化训练,我的跑步成绩也有了质的跃升。部队悬挂的“当兵不习武、不算合格兵”的警句,也时常作为鞭策自己的内在动力。在新兵连训练结束时,我的5公里越野,400米障碍还取得好成绩,跨入了连队前10名序列,分到连队后,还代表连队参加过全团甚至集团军的比武竞赛。

在体验小小的成就后,我慢慢喜欢上跑步这项训练活动,由最初认为的“苦事”,慢慢变成了一种“乐趣”,并身体力行,积极投身其中。在部队服役的三年,虽然长期从事文书等案头工作,但我的5公里武装越野跑步、400米障碍等体能考核,一直没落下,其间,获得“优秀士兵”、个人“三等功”等荣誉。热火朝天的训练场景,铿锵有力的正步走,“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训练口号,今天依然历历在目,时刻萦绕耳际。

时光荏苒,三年的军旅生活一晃而过。1995年冬,我脱下军装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家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及同学、朋友,一切都感到特别新鲜,次年6月,我加入了公安队伍。有部队的体能作为基础,加之常练常新,从没间断,我的跑步成绩在同龄人中也一直处于领先。记得2018年直隶处晋升训练时,我的1000米跑以3分39秒完成,在同批次同学中取得十分靠前的成绩。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从部队到地方,从基层到机关,从一线执法到综合管理岗位,虽说“赛道”在变,但跑步的热情和执着我始终没改,我总认为,

跑步锻炼,不仅能强身壮体、增强体质,而且还能磨炼心志、克服惰性,增强自律,更重要的是,通过跑步,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同频共振的“跑友”,在跑步中交流感情、探讨人生,碰撞思想、激发正能量,也无形中丰盈了我的精神生活,“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可谓收益良多。

我觉得,跑步如同读书写作一样,需要日积月累、不断积淀才能“厚积薄发”,只有不断挑战自我,才能实现新超越。2015年,我参加了人生首场马拉松,万人齐奔跑的盛大场景真的令我震撼,多名年逾古稀的长者,他们在赛道上依然不服输、不服老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最终,我以4小时50分的成绩跑完全程,圆了我多年的“马拉松梦”。随后几年,我又有幸参加两次全马,以耐力跑的另一种形式,体会跑步的乐趣。

步入人生的下半场,尤其是成家立业,担任单位中层干部之后,家事及工作的杂事、琐事很多,我往往通过跑步来释放压力,跑步结束,顿感压力骤减,如释重负。平时的工作日,我每天基本保持在3至5公里的匀速慢跑,若双休日或节假日时间相对充裕,我往往跑10公里。通过多年跑步训练,已将跑步融入我的日常工作及生活,且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天不跑,便有种不自在的感觉。

面对不同季节、不同的跑步场景,也会体验到不同的乐趣。夏天的早晨,鸟鸣唧唧,清风徐来。穿着短裤和背心,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奔跑在清凉的晨风里,带来一个夏跑享受。冬天的早晨,天色尚黑,寒风灌得人喘不过气、迈开步伐,迎着呼啸的北风顶风而

